

史通通釋

卷十九至卷二十完

外篇漢書五行志錯誤

五行志雜駁

暗惑 忤時



史通通釋卷十九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紹虞文明

常熟席紹堯文安叅釋

紹軾景瞻

外篇

漢書五行志錯誤第十

班氏著志牴牾者多在於五行蕪累尤甚今輒條其錯繆定為四科一曰引書失宜二曰叙事乖理三曰釋災多濫四曰古學不精又於四科之中疏為雜目

一作類聚區分志非

別一作編之如后

按是篇彊半檢舉錯誤如所指遺脫復沓淆訛糅雜之類皆是至第三科帶糾傳會尤為法言

第一科

引書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二曰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三曰屢舉春秋言無定體四曰書名去取所記不同

其志叙言之不從也先稱史記周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又稱宣公六年鄭公孫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

卿兩引並在志中上○增注案宣公六年自左傳所載也

夫上論單襄則持史記以標首下列曼滿則遺左氏而無

言遂令讀者疑此宣公亦舊作上出史記而不或作下誤云魯后

莫定何邦是非難悟進退無準此所謂史記左氏交錯相

併也

按春秋以魯紀年誰不知宣公為魯君者然既先列他書而踵事續叙則固當於宣公之上加春秋魯三字此

書法定律也

左氏春秋

單襄告魯史記世家周單襄公與晉卻錡卻犇卻至齊國佐語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三卻其當之

史通通釋卷之九五行錯誤

二

外

山傳云只糾其不
標明左氏耳不云
身自特帶徑

曼滿語

左傳宣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

之矣間一歲鄭人殺之

志云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在志案成公

者即魯侯也班氏凡說魯之某公皆以春秋為冠何則春

秋者魯史之號言春秋則知公是魯君一作公今引史記居

先成公在下書非魯史而公捨魯名膠柱不移守株何甚

此所謂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也

按史記成公四字如何膠并判語如讞然此一事班志

之誤更不止此附悉注中

會于周

本志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告公曰晉將有亂魯侯問

天道人故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殆必禍者也按此會史記周簡王紀及魯晉二世家皆不

載左氏成十六年傳亦不書其文乃在外傳周語下卷然亦不言成十六年但曰柯陵之會云云是則史記成

公以下十三字乃班志自撰之文本當云國語而誤書史記也又按柯陵之盟在成十七年杜注柯陵鄭西地

亦非會于周也

案班書為志本以漢為主在於漢時直記其帝號謚耳至

於它代則云某書某國君此其大例也至如叙火不炎上

具春秋桓公十四年次叙稼穡不成直云嚴公原注嚴公即莊公也

漢避明帝諱故改曰嚴。二十八而已。兩引並在志之上夫以

火稼之間別書漢莽之事年代已隔去魯尤踈洎乎改說

異端仍取春秋為始而於嚴公之上不復以春秋建名遂

使漢帝魯公同歸一揆必為永例理亦可容在諸異科事

又不爾求之畫一其例無恒一作常此所謂屢舉春秋言無

定體也

按此所攻在例不畫一故曰屢舉無定體

火稼之間本志前言火失其性首舉其文曰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已下歷述火事至

漢平帝末高祖原廟災明年莽居攝而止其下更端言稼穡不成乃舉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之文中

間隔越甚多其前春秋二字管不及此也

案本志叙漢已前事多略其書名至於服妖章初云晉獻

公使太子率師佩之金玦續云鄭子臧好為聚鷓之冠志在

中此二事之上每加左氏為首夫一言可悉而再列其名

省則都捐繁則太甚此所謂書名去取所記不同也

按合前條觀之彼以偶脫春秋為軼例此以連綴左氏

為冗筆故云去取不同本寧李氏曰古人讀書細心一

字不肯放過觀此數條可見

珮金玦左閔二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後四年申生縊

本條同之知得已前事多略其書名即所記者別於拘者如前為傳言也

聚鷓冠

左僖二十四鄭子臧好聚鷓冠鄭文公惡之使盜殺之

第二科

叙事乖理者其流有五一日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二曰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三曰直引時談竟無它述四曰科條不整尋繹難知五曰標舉年號詳略無準

志曰左氏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既除喪而燕

傳作宴下同

州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一

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與喪賓燕樂憂甚矣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將安用之

在志中上

案其

後七年王室終如羊舌所說此即其効也而班氏了不言之此所謂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也

按前之引言既徵其所料後之書事不要其所終有頭無尾故糾之

三年之喪二

昭十五六月王太子壽卒秋八月王穆后

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顧炎武曰知錄禮為長子三年妻喪雖期年而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是亦有三年之義愚謂天子自絕期后喪自三年義本兩行耳

志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女齊語智伯曰齊高子容宋司徒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專則速及

侈則將以力斃九月高子

一作止

出奔北燕

在志中上

所載至此

更無他說案左氏昭公二十年宋司徒奔陳而班氏採諸

本傳直寫片言閱彼全書唯徵半事遂令學者疑正明之

說有是有非女齊之言或得或失此

一多明字

所謂虛編古語

討事不終也

按此條李本寧評最明評曰高止

即高子容

華定

即宋司徒

二人

並書宜雙收以足前志而單徵高止此叙事逗漏處

子容專司徒侈

傳

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智伯曰二子皆將不

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杜注為此秋高止奔燕昭

二十年華定出奔陳傳按司馬侯即女齊

志云成帝於鴻嘉永始之載好為微行置私田於民間谷

永諫曰諸侯夢得田占為失國而况王者蓄私田財物為

庶人之事乎

在志中上

已下弗云成帝俊與不俊谷永言効與

不効諫詞雖具諸

一作而

事闕如此所謂直引時談竟無它

述者也

按不書俊不書効斷章取義之書則可也班之

文惟半至幾成虛設矣

鴻嘉永始

音簡悅漢紀成帝鴻嘉二年行幸雲陽大司馬音上言陛下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而日夜

史通通釋卷九五行錯誤

六

外

出遊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是時谷永亦上
疏諫按成帝十三年改元鴻嘉十七年改元永始

其述庶徵之恒寒也先云釐釐即僖也有原公十年冬大

雨雹今志作雪疑隨載劉向之占次云公羊經曰大雨雹

續書董生之解在志中案公羊所說與上奚殊而再列其辭

俱云大雨雹而已一脫釋已上專指志中釐公十年又改

非作入此科始一作脫始字言大雪與雹繼言殞霜殺草起自

春秋訖一作終乎漢代其事既盡仍重叙雹災並在志中分散

相離斷絕無趣釋此層統本志前後起自劉歆呂為大雨

而百字言夫同是一類而限成二條二句指釐十年首尾紛拏而舊脫

章句錯糅此統指全文此所謂科條不整尋繹難知者也

按此條評家叢刺實未剖疏剖疏之須兩截看前一截

先舉左氏釐十年合公羊經所言雨雹以為之的後一

截乃統舉全文謂雪雹霜三者忽彼忽此文不歸類始

於釐十之前先言恒雪而隨以釐雹間之矣其下復間

之雪事焉忽又間之霜事焉後又還而述雹焉故曰科

條不整也許者但摘雹字之訛局於釐十年之一事不

復從長片章法處加詳是猶覩一指而失肩背也○三

傳中同經異字如君氏尹氏入郢入楚之類未易一二

數傳寫不準流轉靡常而謂子元不識雪字電字恐未
足以相服也夫公羊電而左雪亦流轉之譌也則或左
經雪而漢志電又或唐本電而近本雪鈔胥歧迂事所
應有且劉向陰盛之解固以解雨雪即移為雨電之解
亦豈悖理乎愚故於釐十年雨電注云今作雪疑唐本
作電也

劉占董解

志釐十年大雨雪劉向以為陰氣盛也公羊經大雨電董仲舒以為有所漸脅注陰氣脅

也按劉向所舉蓋左經也左無傳

始言繼言

志劉歆以為大雨雪及未當雪而雪及大雨電隕霜殺草皆常寒之罰桓八年十月雪劉

董皆有占按此一段在釐十年左雪公羊電仲舒占之前又昭公四年及文帝四景帝中六武帝元狩元元鼎二三元帝建昭二四陽朔四等年夾志雪又定公元釐公三及武帝元光四元帝永光元等年夾志霜又釐公二十九昭公三及武帝元封三宣帝地節四等年復志電按此三段並在釐十年志文之後

夫人君改元肇自劉氏史官所錄須存凡例案斯志之記

異也

下所引並在志中下即前條所述恒寒事內之文

首列元封年號不詳漢代

何君次言地節河平具述宣成二帝

原注宣帝地節四年成帝河平二年其紀

年號如此武稱元鼎每歲皆書

原注始云元鼎二年又續云元鼎三年案三年宜除元鼎之號

哀曰建平同年必錄

原注始云哀帝建平三年案同是一年宜云

是歲而已不當重言其年也

此所謂標舉年號詳略無準者也

按古人此等處多不甚檢點後世文筆益靡然而犯此者少矣

第三科

釋災多濫者

一脫者字

其流有八一曰商摧前世全違故實二

曰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三曰敷演多端準的無主四曰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五曰但伸解釋不顯符應六曰考覈雖讜義理非精七曰妖祥可知寢嘿無說八曰不循經典自任胸懷

志云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是歲韓魏趙篡晉

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為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賊

臣天下不附矣

在志中上

案周當戰國之世微弱尤甚故君疑

竊斧臺名逃債正

一有比夫泗上諸侯附庸小國者耳至可字

如三晉跋扈欲為諸侯雖假王命實由已出譬夫近代莽

稱安漢匪平帝之至誠卓號太師豈獻皇之本願而作者

苟責威烈以妄施爵賞坐貽妖孽豈得謂

此三字一作人謂得二字

人

之情偽盡知之矣

一無矣字

者乎此所謂商權前世全違故實

也

按揆時勢以立言非獎亂也。此為通鑑綱目之所託

始其文皆曰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司馬氏言天子自壞其禮也釋書法者言以正綱常為萬世戒也皆以病周也夫國形至紐解之時天變垂鼎震之警漢志此占為宋儒發脈是矣然耳食者遂不復以世會參之矣要之維世覘世各具識解宋人議論措撐無救於弱勢積痿不起者妾乘夫奴制主且然矣噫

竊斧逃債

漢書諸侯王表叙論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分為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斧之言注服虔

曰周赧王負責主伯責急乃逃於此臺後人因以名之師古曰鈇鉞王者以為威也周哀政令不行雖有鈇鉞無所用之是謂私竊隱藏之耳陳書紀九錫詔云竊鈇逃責容身之地無所

莽稱安漢

漢書王莽傳莽諷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羣臣盛稱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莽有定

國安漢家之功宜賜號安漢公

卓號太師

後漢董卓傳卓徙都長安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持節拜卓為太師位諸侯王上

志云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母夫人歸氏薨昭不

戚而大

一無大字下同

蒐于比蒲又曰定公十二年九月大雩先

是公自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圍鄆

在志中上

案大舊衍夫字蒐

于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圍鄆定之六年也其二役去

雩皆非一載夫以國家恒

一作常

事而坐延災青歲月既遠

而方聞響

一作感

應斯豈非烏有成說扣窾為辭者哉此所

謂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也

按傳會徵應是五行志真坐病處是科所陳比諸科立意稍歧然仍入宵縈○志言某青之罰定作某應此為真傳會是科兩大雩於年睽罰異之間糾其繆幽故可作傳會用亦仍可作錯誤用也

志云嚴公嚴謂莊原注舊在此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嚴母

姜與兄齊侯淫共殺桓公嚴釋父舊為作公讎復娶齊女未入

而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于道逆亂臣下賤之之舊脫一之字

應也又云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為時魯宋比年有

一作乘丘鄆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原注謂七年魯

大水今年宋大水也○並在志之上案此說有三失焉釋三失專指比何者

嚴公十年十一年公敗宋師於乘丘及鄆夫以制勝克敵

策勳命賞可以歡一無以字榮降福而反愁怨貽災邪其

失一也且先是數年嚴遭大水原注亦謂七年按其時月殊在戰

前而云與宋交兵故二國大水其失二也釋此二失專就大水占戰說

况於七年之內已釋水災始以齊女為辭終以宋師為應

前後靡定向背何依一作倚其失三也釋此一失合毋姜夫與戰事對勘說

以一災示青而三說競興此所謂敷演多端準的無主有一

者也

按此亦按扶傳會之一間。克敵降福之說評者非之。以為貪人土地不得云福。愚謂本文蓋據魯而言人侵我地而我克之。豈貪耶。劉說非過。

比年有戰

左莊十經公敗宋師於乘丘又十一經公敗宋師於鄆杜注乘丘鄆並魯地鄆子斯反

其釋厥咎舒厥罰恒燠以為其政弛慢失在舒緩故罰之

以燠冬而亡冰

在志中下以下並同

尋其解春秋之無冰也皆主內

失黎庶外失諸侯不事誅賞不明善惡蠻夷猾夏天子不

能討大夫擅權邦君不敢制

並志內釋無冰之語

若斯而已矣次至

武帝元狩

照志改舊作元封

六年冬亡冰而云先是遣衛霍二將

軍窮追單于斬首十餘萬級歸而大行慶賞上又閔悔

一作

恤

勤勞遣使巡行天下存賜鰥寡假

一多與之困

此二字或作之

因

舉遺逸獨行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以為便宜者上丞

相御史以聞於是天下咸喜釋

述志止此

案漢帝其武功文德

也如彼其先猛後寬也如此豈是有懦弱凌遲之失而無

刑罰戡定之功哉何得苟以無冰示災便謂與昔人同罪

矛盾自己始末相違豈其甚邪此所謂輕持善政用配妖

禍也

按此譏占者不自關照解災罰則然徵事實則不然以
違反為參合所謂矛盾自己也似此并窮於傳會矣崑
圃黃氏對琳謂五行志自走拙路此其是歟

志云孝昭元鳳三年太山有大石立眚孟以為當有庶人

為天子者京房易傳云太山之石顛而下聖人受命人君

虜又曰石立於山同姓為天下雄在志中上案此當是孝宣皇

帝即位之祥也夫宣帝出自閭閻坐登宸極所謂庶人受

命者也以曾孫血屬上纂皇統所謂同姓之一多雄者也昌

邑見廢謫居遠方所謂人君虜者也釋自案此以下皆子元推說之辭班志

脫書班書載此徵祥雖具有剖析而求諸後應曾不縷陳

叙事之宜豈其若是苟文有所闕則何以載一作言者我

此所謂但申解釋不顯符應也

按此條與第二科徒發首端略同○愚謂志五行者止

記災祥不撫符應并亦不綴鑿解乃是正體廬陵司天

考所以識冠前史也而班志則必申解必徵應至如此

志又類例不全能逃子元之駁乎

眚孟漢書眚弘傳弘字孟從羸公受春秋為議郎孝昭元鳳三年泰山萊蕪山南有大石自立孟推春秋

之意以石乃陰類下民之象泰山乃王者易姓告代之處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霍光惡之誅後五年孝宣

帝興於民間
徵孟子為郎

志云成帝建始三年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未央宮又

云綏和二年男子王褒入北司馬門上前殿在志班志雖

已有證據言多踈濶今聊演而申之案女子九歲者九

字九則陽數之極也男子王褒者王則巨君之姓也入北司

馬門上前前字殿者王莽始為大司馬至哀帝時就國帝

崩後仍此官因以篡位夫人一人字入司馬門而上殿亦由

猶作從大一少司馬而升一作極災祥示兆其事甚明忽而

不書為略何甚此所謂解釋雖謹義理非精也

按班志此事證應已具特九字未釋王姓姓字未點耳

加演二言無關錯誤

志云哀帝建平四年山陽女子田無嗇懷妊二字未生二字

今依二依志改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

過聞啼聲母掘土收養在志尋本志雖述此妖災而了無

解釋案人從胞至育含靈受氣始末有成一作數前後有

定準此何待言至於一無在孕甫爾遽發啼聲者亦由猶

同物有基業未彰而形象已兆即王氏篡國之徵生而不

舉葬而不死者亦由物有期運已定非誅翦所平即王氏

受命之應也釋此上為本志補占又案班云多一作志下小

女陳持弓者陳即莽之所出此語班志所有如女子田無嗇者田

故莽之本宗此意班志未言事既同占言無一概豈非唯知其一

而不知其二者乎此所謂妖祥可知寢嘿無說也

按此因本志田無嗇前後數事相比各著占解惟此獨

無故為摘補云爾然在班為闕例在劉為小言蓋亦隨

入向歆窠臼不能解脫也○上二條可省

陳之出田之宗葬傳莽下書曰予託于皇初祖考黃帝

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姁在周曰陳在齊曰田在

濟南曰王其今天下上此五姓名籍於秩宗封陳崇為

統睦侯奉胡王後田豐為世睦侯奉敬王後注

當春秋之時諸國賢俊多矣如沙鹿傳作鹿志作麓其壞梁山云

芻鷄退蜚於宋都龍交鬪於鄭水或伯宗子產具述其非

妖或卜偃史過傳作周內史州興盛言其必應並在志下上蓋於時有

識君子以為羨談故左氏書之不刊貽厥來裔既而古今

路阻聞見壤隔至漢代儒者董仲舒劉向之徒始別構異

聞輔申它說以茲後學陵彼先賢蓋今諺所謂季與厥昆

爭知嫂諱者也知嫂五字一作私嫂者三字謬○原注今諺曰弟與兄爭嫂字以其名鄙故稍文飾

之○一而班志尚捨長用短捐舊習新苟出異同自矜魁

失此注

博多見其無識者矣此所謂不循經典自任胸懷也

按意宗左氏傳為主而斥羣說之支離所言最直截然

則陳持弓之演義田無嗇之補占得毋亦蹈自矜魁博

之謂乎

沙鹿梁山鷓蜚龍鬪

左僖十四秋八月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杜注沙

鹿山名又成五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

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如此而已伯宗以

告而從之又僖十六六鷓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

對興聘於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

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陰陽之事非

吉凶所生也又昭十九鄭大水龍鬪於時門之外有

淵國人請崇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

獨何覲焉襮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董劉別構異聞志沙麓崩穀梁曰林屬於山曰麓沙其

道將廢公羊曰為沙麓河上邑也董仲舒說略同桓霸

梁山崩穀梁曰離河三日不流晉君率臣哭之廼流劉

向曰為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喪亡象也董說畧同鷓高

六鷓退蜚過宋都劉歆曰為風發它所至宋而高鷓高

蜚而逢之則退象宋襄與彊楚爭盟後六年為楚所執

應六之數云又龍鬪於鄭洧淵劉向曰為近龍孽也

第四科

古學不精者其流有三一曰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二曰兼

採左氏遺逸甚多三曰屢舉舊事不知所出

志云庶徵之恒一作常風劉向呂為春秋無其應劉歆呂為

釐十六年左氏傳釋六鷁同鷁退飛是也在志下上案舊史稱劉

向學穀梁一有劉字歆學左氏既祖習各異而聞見不同信矣

而周木斯拔鄭車債濟風之為害備於尚書春秋向則略

而不言歆則知而不傳恐當作博釋此就風占又詳言衆怪歷

叙羣妖述雨雹為災在志中上而不錄趙毛生地書異鳥相育

在志中下而不載宋雀生鷁斯皆見小忘大舉輕略重蓋學有

不同識無通鑒故也釋此又檢出二事且當炎漢之代歆

異尤奇若景當作武帝承平赤風如血于公在職亢陽為旱

惟一作在紀與傳各具其詳在於志中獨無其說者何哉釋

此更搜出本書所此所謂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也

按不盡之歎三而前二歎歎從它出後一歎歎在自邊

越追越緊覺此老於此事真路熟眼明

木拔見金

車債左隱三冬庚戌鄭伯之車債于濟

雨雹志中上天漢元年天雨白毛三年八月天雨

趙毛生地風俗通皇霸篇趙王遷信秦反間殺李牧遂

五行錯誤

上

外

信視地上生毛
謠亦見趙世家

鳥相育志中下成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爵哺食至大俱飛去京房易傳曰燕生爵諸侯

銷一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世

宋雀生鷁王訓故賈誼新書曰宋康王時有雀生鷁于城之陬占曰吉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康王喜

於是滅滕伐諸侯射天笞地按滅社稷齊侯伐之王逃于邾侯之館而死按即宋王偃也

赤風如血漢書孝武紀建元四年夏有風赤如血

亢陽為旱漢于定國傳父于公為郡決曹東海太守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其故于公

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殫斷之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祭孝婦冢表其墓天立大雨

左傳云宋人逐獫狝志作狗華臣出奔陳在志中上又云宋公子

地舊誤作有白馬景公奪而朱其尾鬣地弟辰以蕭叛在志

上班志書此二事以為犬馬之禍原注此二事是班生案自釋非引諸儒所言

左氏所載斯流實繁如季氏之逆也由鬪雞而傅介衛侯

之敗也因養鶴以乘軒曹亡首於獲鴈鄭弒舊作萌於解

龜郊傳作至奪豕而家滅華元殺原作羊而卒奔此亦

言一譌白黑之祥羽毛之孽何獨捨而不論唯徵犬馬而已

此所謂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也

按狗獫鬣朱本非物怪故條內拾遺皆同此類然愚以

此段科眼尚未馱心不如直折之曰貪採左氏闌入非

妖似更快爽也

獬狗左襄十七國人逐獬狗獬狗入於華臣氏國人之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朱尾鬣定十宋公子地有白馬四景公嬖向魑魍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予之地怒使其徒扶魑而

之奪

雞傅介昭二十五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怨

子平

鶴乘軒閔二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狄伐衛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獲鴈哀七曹伯陽好田弋曹鄩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雁獻之使為司城彊言霸說於曹伯從之乃背晉而

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遂滅曹

解龜宣四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

宰夫將解龜相視而笑公問之以告及食召子公而弗與也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子公弑靈公

奪豕成七晉厲公田婦人先殺而飲後使大夫殺卻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

子謀誅三卻

殺羊見模擬篇

案太史公書自春秋已前所有國家災青賢哲占候皆出

於左氏國語者也今班志所引上自周之幽厲下終魯之

定哀而不云國語唯稱史記豈非忘本狗末逐近棄遠者

乎此所謂屢舉舊事不知所出也

按數典而忘其祖注書家亦通多此病後儀王氏有云東坡詩黃花後秋節遠自夏小正蓋以夏小正有九月榮鞠之句也注者止引月令非也愚鑑於此如史通本摘元魏書也注家輒引北史當之本摘沈宋蕭齊書也注家輒引南史當之自餘雜述枚舉更多拙注一依文返本庶免舉事不原所出之謂云附識

不云國語按第一科之二條云公會諸侯于周即是不云國語之一也又其他如言不從之徵三卻

語火沴水之徵穀洛關其誤亦同志中屢見

所定多目凡二十或譌二十九種但其失既眾不可殫論

故每目之中或時舉一事庶觸類而長他皆可知釋繳過

又案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釋休咎懲惡勸善以戒將

來釋數語提下言既號至如春秋已還漢代而往其間日

蝕地震石隕山崩雨雹雨魚大旱大水注一作雞與豕為

禍桃李冬花多一字無直叙其災而不言其應原注載春秋

六而二不言其應漢時日蝕五十三而四十不言其應下

又惠帝二年武帝征和二年宣帝本始四年元帝永光三

年綏和二年皆地震下隕石下凡十四總不言其應又高

后二年武都山崩下成帝河平二年楚國雨雹大如斧蜚鳥死仲成帝鴻嘉四年雨魚于信都神孝景之時大旱者甲持兵弩擊之皆狗也坤又鴻嘉中狗與豕交坤惠帝五年十月桃李花棗實坤皆不言其應也。注字有與行本

史通通釋卷九五行錯誤

不同者皆此乃一作皆非魯史之春秋漢書之帝紀耳何用復

照史改編之於此志哉昔班司馬遷叙相如則舉其郡縣

著其字此三字照班蕭曹陳平之屬陳平之屬四字亦蕭曹

亦馬遷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蓋有所未

暇也若孟堅此志錯繆殊多豈亦刊削未周者邪不然何

脫略之甚也釋已上皆謂志亦有穿鑿成文強生異義如

蟻之為惑縻之為迷隕五石者齊五子之徵潰舊作七山

者漢七國之象射服會葬邴舊作伯來奔亢陽所以成妖

鄭易許田魯謀菜國食苗所以為禍諸如此比一作事其類

弘多徒有解釋無足觀採知音君子幸為詳焉釋此段謂

徵而又失之鑿也按此條束上而又推類言之脫略穿鑿四字分括○班

氏志五行糾轡曼延都為五冊雖嗜古之士學未盈卷

輒已神昏今觀史通之編排錯誤也科總以四流別二

十如鋪一箔米砂稗糝粒中自獻如攤一本律以准

皆各例裏出支非穿穴爛熟安從措手嘗竊自料使我

下筆能為雜駁體決定不作科別體非不作也不能也

後生口滑嗤點前賢假有掩去斯篇第令擬立條目蚤

史通通釋卷之九五行錯誤

恐不見水端旋其面目者矣敢持斯語箴警囂瞽者○
後史志災祥咸知刊落葛藤矣然篇宗五行卒相踵不

改何也門分則有條綱舉則無漏班仍事祖哉

司馬遷至未暇也皆後漢書班彪傳之文按董仲舒史記入儒林傳

越越地志下上嚴公十八年秋有越劉向呂為越生南

猶惑也

麋為迷志中上嚴公十七年冬多麋劉向呂為麋色青

五石五子志下下釐公十六年正月隕石于宋五劉啟

也石山物齊太嶽後五石象齊威卒而五公子作亂

七山七國志下上文帝元年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大發

君後十六年帝分齊地立悼惠王庶子六人皆為王至

景帝三年齊楚七國起兵漢皆破之漢七國衆山潰咸

被其害按文言潰七山者七國之山皆水潰也

射服邳伯志中上文公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

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曹杞滕來朝邳伯

來犇秦使來聘城諸及鄆二年之間五國趨之內城二

邑炕陽失衆

易田謀菜志下上隱公八年九月螟時鄭伯上邾將易

五行志雜駁第十條按此注的是原文雜駁總不越

春秋時也

魯文公二年不雨班氏以為自文即位天子使叔服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故致亢陽之禍志中案周之東遷日以微弱故鄭取温麥隱三射王中肩桓五楚絕苞茅僖四觀兵問鼎宣三事同列國變雅為風如魯者方大邦不足比小國有餘安有暫降哀周使臣遽以驕矜自恃坐招厥罰亢陽為怪一無為怪二字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天高聽卑豈其若是也

按此條所駁專主上得天子向外得諸侯特帶引○從

周哀入議似隔膜

會葬賜命會戚

本志師古注會葬僖公賜命賜呂命圭為瑞信也會戚大夫公孫敖會之戚

地衛

變雅為風

黍離鄭箋幽王之亂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於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歸於

國風

春秋成公元年無冰班氏以為其時王札子

一誤作子札下同殺

召伯毛伯

志中

案今春秋經札子殺毛召事在宣十五年

而此言成公時未達其說下去

一作云

無冰凡有三載

按此條糾年分之譌本類注立說

今春秋至未達其說本志師古注王札子即王子捷召伯毛伯皆周大夫其下即今春秋

五句之文

去無水三載按宣公之年盡於十八今自宣十五下距成公之元凡三年也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董仲舒以為陳夏徵舒弑君楚嚴王

原注嚴即莊也皆依本書不改其字下同託欲為陳討賊陳國闢門而待之因

滅陳陳之臣子毒恨尤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志之案楚

嚴王之入陳乃宣十一年事也始有蹊田之謗取愧於時

一譌作取終有封國之恩見賢尼父毒恨尤甚其理未聞

又一脫案陳前後為楚所滅者三始宣十一年為楚嚴王

所滅次昭八年為楚靈王所滅後哀十七年為楚惠王所

滅今董生誤以陳次一脫亡之役是楚始滅之時遂妄有

占候虛辨物色尋昭之上去於宣魯易四公一作嚴之下

至於靈楚經五代雖懸隔頃別而混雜無分嗟乎下帷三

年誠則勤矣差之千里何其闊哉

按舊評謂董誤以楚靈之事移於楚莊是也又有評云

宣十一年未嘗言滅陳昭公八年乃滅之以三滅之言

為不審夫既縣之矣非滅而何其初滅而復封其繼亦

滅而復立至哀十七年之滅然後亡子元此條殊無不

審之言也。○宣十一滅陳本志董占及左傳杜注皆有

明文

蹊田左宣十一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因縣陳申叔時曰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

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

見賢尼父史記陳世家楚莊王伐陳因縣陳而有之申

之復君陳如故是為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

引左傳而以賢哉一贊貫入之亦不

陳為楚滅者三楚始滅陳即宣十一縣陳事注滅陳以

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滅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

將復由哀十七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楚子使武城尹帥師取陳麥遂圍陳秋滅陳

楚嚴至靈五代楚世家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共王卒子

子圍弑之而自立是為靈王凡五世

春秋桓公三年日有蝕之既京房易傳以為後楚嚴始稱

王志無始字此兼地千里志下案楚自武王僭號鄧盟是

懼荆尸久舊譌傳亦用師歷文成繆三王一作方至於嚴

是則楚之為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之者哉又魯桓

公薨後歷嚴閔釐文宣原注釐即僖皆依本凡五公而楚

嚴始作霸安有桓三年日蝕而已應之者邪非唯叙事有

違亦自一無占候失中者矣

春秋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為釐公末年公子

遂專權自恣至於弑君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悟遂後二

年殺公子赤立宣公志中案遂之立宣殺子赤也此乃文

公末代輒謂僖公暮年世寔世寔一作年世懸殊言何倒錯

按此與上條皆駁志中占事年世懸殊之繆年既繆矣

占復何施機祥家言果可依據哉

鄧盟桓二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注楚武始

荆尸莊四楚武王荆尸授師于焉注尸陳也又為楚陳

為陳

楚始稱王楚世家楚熊通伐隨隨人之周請尊楚王室

成王令我先公以子男田居楚蠻夷率服而王不加位

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按此楚始稱王明文也評者

云楚先熊渠三子有句亶王鄂王越章王之稱稱王非

始於武以此駁劉夫三號者非當國本號乃為子時父

名之不久便除之復何足算且事在春秋前百年矣雜

駁諸條皆不越春秋時事題下注又甚明也視短而喙

長可謂辯乎

殺赤立宣見編次篇事在文公十八年公

春秋釐公十二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為是時莒滅杞志下

案釐一無案字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傳曰曷為城杞

滅之孰滅之蓋徐莒也如中壘所釋當以公羊為本耳一作

爾然則而用公羊所說不如左氏之詳左氏襄公二十九

年晉平公時杞尚在云在一作存舊贊二云字

按此等皆申左之餘○有據史記杞亡在獲麟後四十

八年而病劉未審者不知劉但據春秋言春秋持左氏

已足折公羊矣豈待更要其後乎此亦失記題下注語

者也

杞尚在左襄二十九晉侯使司馬女封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封侯曰杞夏餘也而即東夷

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何必齊魯以肥杞注夫人杞女也

春秋文公元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為後晉滅江志下案本

經書文四年楚人滅江今云晉滅其說無取本志師古凡注亦云

江居南裔與楚為鄰晉處北方去江殊遠稱晉所滅其理

難通

按此止一字之譌或傳寫者誤未可知

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堤下宋平公

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因名曰棄長而美好納之平公

生子曰佐後宋臣伊一脫戾讒太子痤一譌而殺之原注

襄二十六年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原注事在成十五年華合比奔衛原注

事在昭 劉向以為時則有火災赤青之明應也 志中 案災

六年 祥之作將應後來事跡之彰用符前兆如華元奔晉在成

十五年參諸棄堤實難符會又合比奔衛在昭六年而與

元奔 一作華元奔晉 俱云先是惟前與後事並相違者焉

按前後既不相會後更不得云先一志兩失

伊戾讒 左襄二十六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

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

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信有焉太子縊

華元奔晉 成十五華元曰吾為右師公室卑而不

合比奔衛 昭六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

公逐華合比

春秋成公五年梁山芻 志下 七年饑鼠食郊牛角 志中 襄

公十五年日有蝕之 志下 董仲舒劉向皆以為自此前 無

前 後晉為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後為渙 音讀 梁之

會諸侯 一字多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得舉手又

襄公十六年五月地震劉向以為是歲三月大夫盟於渙

梁而五月地震矣 志下 又其二十八年春無冰班固以為

天下異也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

漸將日甚 原注 穀梁云諸侯始失政大夫執國權又曰諸

中釋雜引志文止此眼在君若綴旒不案春秋諸國權臣
下釋得舉手大夫執權君不能制等句

可得言者如三桓六卿田氏而已如雞澤之會淇梁之盟

其臣豈有若向之所說者邪釋先折去董然而穀梁謂一作

為大夫不臣諸侯失政穀梁傳作譏其無禮自擅在茲一

舉而已非是如一作知非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相承世官遂移

國柄若斯之失也若董劉之徒不窺左氏直憑二傳遂廣

為它說多肆多陟加切或誤作大多言仍云君若綴旒臣

將日甚何其妄也釋原出董劉之說蓋

按所駁總由援左起見亦與申左意同○雞澤淇梁二

盟蘇黃門轍以為合禮趙氏鴈飛以為尊卑之分正及

與諸釋經之言互證之亦復徃徃而合然至襄十六之

盟在晉平之世權移之漸亦自此矣

雞澤之會左襄三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

告于諸侯秋對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索僑盟

陳請服也杜注其君不來使大夫盟之匹敵之正

淇梁之盟左襄十六晉平公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

晏於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於是對孫豹晉荀偃

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政由甯氏二句左襄二十六衛獻公自夷求復

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君若贅旒然

麥言字書麥言猶夸言也唐陸贄傳麥言無驗

春秋昭十七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為時宿在畢晉

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弒死後莫敢復責有一

其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晉君還事之志下案一

案字晉厲公所尸唯三卻耳何得云誅四大夫者哉又州滿

既死原注今春秋左氏本皆作州蒲誤也當為悼公嗣立

選六官者皆獲其才一作逐七人者盡當其罪以辱及揚

干將誅魏絳覽書後悟引愆授職此則生殺在已寵辱自

由故能申五利以和戎馳三駕以挫楚威行夷夏霸復文

襄而云不復責大夫何厚誣之甚也自昭公謂晉昭公已降晉

政多門如以君事臣居下僭上者此乃因昭之失漸至陵

夷匪由懲厲之弒自取淪辱也豈可輒持彼後事用誣先

代者乎

按節中凡三提句三駁之誅四大夫一駁也莫敢責大

夫又一駁也還事其六卿又一駁也○細審之劉為此

駁還似含糊彼晉厲之事在魯成十七八年間下距昭

十七之蝕且逾五十載而董占如是直緣成十七年亦

有書蝕之文因而誤牽及此年迷遠近言出支離只從迷處醒之曰渾將兩個十七併做一番日蝕桶底脫了也劉唯勘未盡徹所以從前書志篇小注反誤昭為成而辯亦不中窾會閱者宜取而參校之

所尸唯三卻左成十七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傳

蔡書中行偃於朝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

州滿成十八晉殺其君州蒲按厲公

六官七人左成十八春王正月晉人迎周子於京師而

及此豈非天乎二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敢不唯命庚午盟而入逐不臣者七

人二月悼公即位於朝始命百官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所以復霸也

魏絳左襄三會於雞澤晉侯之弟揚于亂行於曲梁魏

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書跌而曰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晉侯以公讀書

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又四魏莊子請和諸戎曰和戎有五利焉貴貨易土穡人成功四隣

振動師徒不勤而用德度公說修民事田以時

三駕襄九同盟于戲晉人不得志於鄭歸謀所以息民

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董仲舒劉向以伐鄭師于牛首十一年四月伐鄭盟于亳

為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氐出東方者軫角亢也或曰城北秋七月伐鄭會于蕭魚注此三駕也

角亢大國之一無象為齊晉也其後田氏篡齊六卿分晉

志下案星孛之後二年春秋之經盡矣又十一年左氏之

傳盡矣自傳盡後八十二年齊康公為田和所滅又七年

晉靜公為韓魏趙所滅上去星孛之歲皆出百餘年辰象

所纏氛祲所指若一作相感應何太踈濶者哉釋此層為

且當春秋既終之後左傳未盡之前其間衛弒君越滅吳

魯遜越篇衍云賊臣逆子破家亡國多矣此正得東方之

象大國之徵何故捨而不述遠求他代者乎釋此層代考

彼強附又范與中行早從殄滅智入戰國繼踵云亡輒與

三晉連名總以六卿為目殊為謬也釋此層為尋斯失所

起可以意測何者二傳所引事終西狩獲麟左氏所書語

連趙襄滅智漢代學者唯讀二傳不觀左氏故事有不周

言多脫略且春秋之後戰國之時史官闕書年紀難記而

學者遂疑篡齊分晉時與魯史相鄰故輕引災祥用相符

會白圭之玷何其甚歟釋後以優劣

按意亦歸於申左也○三卿分晉而云六卿師古注亦

同此誤○亦可證雜駁所陳只筦在春秋年

衛弒君哀十七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鼈尾衡流而方

羊裔焉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石圃因匠氏攻

公公踰于北方而墜折股公入于戎州謂已氏曰

活我我與女辟已氏曰殺女辟將焉往遂弑之

越滅吳哀二十二年冬十一月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

魯遜越在哀二十七年語見惑經篇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志中下。其下劉向占牽及三

家逐昭公之文成公五年梁山崩志下上。劉向占七年鼯鼠食

郊牛角劉向以似脫為字其後三家逐魯昭公卒死於外之象

志中上。單述一占括上三災案乾侯之出事由季氏孟州二孫本所不

預况昭子以納君不遂發憤而卒論其義烈道貫幽明定

為忠臣猶且無愧編諸逆黨何乃厚誣夫以罪由一家而

兼云二族以此題目何其濫歟

按三志見三處皆有二家逐昭之占此蓋專駁三家二

字也本為射孫昭子洗雪而筆端少縱帶挈孟孫不免

失出○釐成與昭隔世三五糾不及此亦更失拈

昭子發憤昭二十五季氏逐昭公射孫昭子自闕歸平

肉骨也昭子從公子齊與公言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左氏傳昭公十九年龍鬪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劉向以為

近龍孽也鄭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強吳鄭當其衝不

能修德將鬪三國以自危亡是時子產任政內惠於民外

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亡患此能以德銷災之道也志下

案昭之十九年晉楚連盟干戈不作吳雖強暴未擾諸華

鄭無外虞非子產之力也又吳為遠國僻在江干必略中

原當以楚宋為始鄭居河潁地匪夷庚謂當要衝殊為乖

角求諸地理不其爽歟

按此專駁鄭當吳衝一語也故曰地匪夷庚至云非子

產力不合兼頂晉楚語欠鈎畫太抹煞了

鄭居河潁外傳鄭語桓公為司徒問於史伯曰王室多

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君若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

夷庚左成十八塞夷庚注吳晉往來之要道疏夷平地

庚物則由之

春秋昭公十五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為時宿在畢

晉國象也又云舊作云日比再蝕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

於經志下案自昭十五舊作年迄於獲麟之歲其間日蝕

復有九舊誤七焉事列本經披文立驗安得云再蝕而已

又在春秋之後也且觀班志編此九蝕其八舊誤皆載董

生所占復不得言董以事後春秋故不存編錄再思其語

三覆所由斯蓋孟堅之誤非仲舒之罪也

按此條所駁主曰比再蝕等句故本文當作又云其於再蝕三言悟得是班文非董語擘畫最精所謂彼節有間而吾刃無厚觀書不當如是耶

九蝕八占按本志志曰蝕自昭十五年之後于昭又有

于定則有五年十二十五凡三蝕下至哀十四之蝕而春秋盡總九蝕也董之占惟哀十四無占總八占也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劉向以為先是陳侯之弟招殺陳太子偃師楚因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

志之上案楚縣中國以為邑者多矣如邑有宜見於經者豈

可不以楚為名者哉蓋當斯時陳雖暫亡尋復舊國故仍

取陳號不假楚名獨不見鄭裨竈之說乎此一脫

字斯災也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此其効

也一脫此四字自斯而後若顓頊之墟宛丘之地如有應書於

國史者一無者字豈可復謂之陳乎

按此為陳火二字申解義以闢不與蠻夷之說也陳火之義具兩解史通從禘說而杜注別為一說今以注補備之

陳火左昭九年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

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年

十二年杜預經注天火曰災陳既為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不書晉災繫於所災故以所在為名

招殺偃師

昭八經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哀公有廢疾招殺偃師而立留哀公繼干徵師赴于楚楚滅陳按滅陳事見上

史通通釋卷十九

姪孫衍甲辰雄按刊

史通通釋卷二十

蘇州方懋福駿公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華南枝居敬叅釋

同里

蔡麟孫新篁

外篇

暗惑

第十二。十四條前後有序跋

夫人識有不燭神有不明則真偽莫分邪正靡別昔人

無

人有以髮繞炙誤其國君者有置毒於胙誣其太子者

一

夫髮經炎

一作炙

炭必致焚灼毒味經時無復殺害而行

之者偽成其事受之者信以為然故使見咎一時取怨千載夫史傳叙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難憑欺誣可見如古來學者莫覺其非蓋往往有焉今聊舉一二加以駁難列之如左

按全書糾繆率皆顯跡茲又摘諸習相傳而習不加察者糾之故以暗惑名篇篇序指明其義○大致頗似風俗通過譽等篇

髮繞炙王訓故韓非子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夫而譙之宰夫頓首再拜曰奉爨鑪之炭火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焦臣之罪也堂下得微有嫉臣者乎公乃召堂下而譙之果然

毒胙左僖四晉太子申生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置之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

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杜注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感

史記本紀曰瞽叟使舜穿井為匿空旁出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瞽叟象喜以舜為已死象乃止舜宮

難曰夫杳冥不測變化無恒兵革所不能傷網羅所不能制若左慈易質為羊劉根竄形入壁是也時無可移禍有

一作必至雖大聖所不能免若姬伯拘於羑里孔父阨於

陳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謂彼幻化是為聖人豈知聖人智周萬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與夫方內之士有何異哉

如史記云重華入於井中匿空出去此則其意以舜是左
慈劉根之類非姬伯孔父之徒苟識事如斯難以語夫聖
道矣且案太史公云舊脫黃帝堯舜軼事時時見於他說
余擇其言尤雅者著為本紀書首若如向之所述豈可謂
之一無雅邪

按此事由孟子不置深辨唯借其憂喜之端指與親愛
之本史家採取雜說據謂其事實然得史通刊正可補

孟義

匿空旁出

本紀注正義曰言舜潛匿穿空旁從他井而出也括地志云舜井在媯州懷戎縣西外城

其西又有一井者舊傳云並舜井也舜自中出按此等皆出傳會

左慈易質

見採撰篇

劉根竄形

後漢方術傳劉根隱嵩山諸好事者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為妖妄收執詣郡根曰實

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祈曰促召之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皆返縛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在何所

又

舊本自此以下節首並有又字一本皆無今從舊本

史記滑稽傳孫叔敖為楚相

楚王以霸病死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優孟即為孫叔敖
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象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
王置酒優孟為壽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欲以為相

難曰益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故窳舊作隆異等修

短殊姿皆稟之自然得諸造化非由倣效俾有遷革著想

如優孟之象孫叔敖也衣冠談說容或亂真眉目口鼻如

何取類而楚王與其左右曾無疑惑者邪一作昔陳焦既

亡累年吳志亦而活秦謀從縊六日而蘇顧或譌須使竹

帛顯書古今或作稱怪况叔敖之歿時日已久楚王必謂

其復生也先當詰其枯骸再肉所由闔棺重開所以滯語

豈有片言不接一見無疑遽欲加以寵榮復其祿位此乃

類夢中行事豈人倫所為者哉

按此滑稽耳駁語黏埴可以失笑然謂子元錡卻不錯

覆思叙優孟事落第二手決不一直當真况國史更非

遊戲事也

優孟本傳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多辯常以談笑諷諫

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云云按

節首二句 **陳焦**三國吳志孫休永安四年安吳民

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秦謀左宣八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

晉人獲秦謀殺之絳市六日而蘇 又史記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

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

難曰夫人既從物故然後加以易名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謚此之不實明昭一作然可知又案左氏傳石碻曰陳桓公

方有寵於王論語陳司敗問孔子昭公知禮乎同史記

家令說太上皇曰高祖雖子人主也諸如此說其例皆同

然而事由過誤易為筆削若田氏世家之論成子也乃結

以韻語纂成歌詞欲加刊正無可釐革故獨舉其失以為

標冠云

按民謠或預兆謚成耶郭評云○陳司敗問昭公時當在定哀之世記者舉謚非誤也子元摘之非是餘所摘

皆是此類秦前漢初多有李本寧乃謂公子遂生而賜氏烏知此謚非此類噫美巧成拙奚自首眼不見史記為一笑

田常成子田齊世家陳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五世孫田釐子乞事齊景公其收賦稅於民以

小斗受之予民以大斗由是田氏得齊眾心宗族益彊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齊簡公立田常修釐子之

政齊人歌之云云常卒謚為成子按史綴後句云常卒謚為

陳桓高祖陳桓公句見左傳隱四年高祖雖子見史記高紀

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既歿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一作之如夫子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

子當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商瞿年一脫長無

子母為此二字一作欲更取室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

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篤作有若嘿然無史有以字

應弟子起曰有子一作若避史有之此非子之坐也

難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參魯宰言游學俗作宰我

師商可方回賜非俗誤類此並聖人品藻優劣已詳門徒

商摧臧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隸於四科譽無偕於十喆

同逮尼父既歿方取為師以不答所問始令避坐同稱達

者何見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猶使喪明致罰

投杖謝愆何肯公然自欺詐相策一作承奉此乃童兒相戲

非復長老所為觀孟軻著書首陳此說馬遷裁史仍習其

言得自委巷曾無先覺悲夫

按援舉四科品隲有子劉非講學家故應襲此盲語不

須與辯也乃其嗤是史文儕諸童戲龍門有口此判不

移○有若似聖幾如孔融之坐飲虎賁學者遇此等語

雖孟子亦不可執

西河取疑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

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

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鄭注言有師而不稱師也疏使

西河疑與夫子相似皇氏言
疑子夏是夫子之身非也

又史記漢書皆曰上自史記作在
漢書作居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

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漢書作往往
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留侯

曰陛下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讐一作
仇忌史漢
作怨此

屬畏誅故相聚謀反爾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

生所憎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先封雍齒以示羣

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

侯

難曰夫公家之事知無不為見無禮於君如鷹鷂之逐鳥

雀案子房之之一字無少也傾家結客為韓報讎一作
仇此則忠

義素彰名節甚著其事漢也何為屬羣小聚一脫
聚字謀將犯

其君遂嘿然杜口侯問方對倘若高祖不問竟欲無言者

邪且將而必誅罪在不測如諸將屯聚圖為禍亂密言臺

上猶懼覺知羣議沙中何無避忌為國當作
圖之道必不如

斯然則張良慮反側不安雍齒以嫌疑受爵蓋當時實有

其事也如復道之望坐沙而語是說者敷演妄溢其端耳

按一路說來兩面搏擊理事俱到皆屬蹴下之文節尾

數言是正指真曉事人語玉連環謹以解矣○涑水氏

論此事亦有帝見方對之疑因為之說曰良以帝數任
愛憎為誅賞諸將有自危之心故因事納忠以移帝意
使上下無猜忌也此又一解以謀反一語為詭辭諷諫
又一妙會

雍齒留侯世家雍齒與我故數嘗辱我我欲殺之為其
功多故不忍又封為什方侯注括地志云益州什

縣

知無不為左僖九年晉荀息曰公家
之事知無不為忠也

鷹鷂之逐左文十八季文
子出宮僕之語

將而必誅公羊莊三十二公子牙今將爾辭曷
為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

又東觀漢記曰赤眉降後積甲與熊耳山齊云云所難之
指文中

已足云云
字疑衍

難曰案盆子既亡棄甲誠眾必與山比峻則未之有也昔
太誓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孔安國曰蓋言之甚也如積
甲與熊耳山齊者抑亦血流漂杵之徒歟

按此條文簡獨無駁句如古書義疏於諸條中最為雅
飭

赤眉盆子後漢書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
後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王莽遣廉丹王匡

擊之崇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相識別由是號
曰赤眉赤眉將兵西求劉氏共尊立之遂立盆子為帝

史通通釋卷二 暗惑

外

齊自號建始元年入長安城更始來降赤眉貪財物出大掠時三輔飢引而東歸光武要其還路赤眉驚乞降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女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肉袒降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

又東觀漢記曰郭伋為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一有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始到喜故奉迎伋辭謝之事訖諸兒送至一作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使別駕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為違信止於野亭頃期乃入

難曰蓋此事不可信者三焉案漢時方伯儀比諸侯其行

也前驅竟

一作蔽

野後乘塞路鼓吹沸喧旌棨填咽彼草萊

稚子齟齬童兒非唯羞赧不見亦自驚惶失據安能犯駟

駕凌檐帷首觸威嚴自陳襟抱其不可信一也又方伯案

部舉州振肅至於墨綬長吏黃綬羣官率彼吏人顯然佇

候兼復掃除逆行李有程嚴備供具憩息有所如棄而

不就居止無恒

一作常

必公私闕擬客主俱窘凡為良二千

石固當知人所苦安得輕赴數童之期坐失百城之望其

不可信二也夫以晉陽無竹古今共知假有傳檄它方蓋

亦事同大夏訪知

一作諸

商賈不可多得况在童孺彌復難

求羣戲而乘如何克辨其不可信三也凡說此事總有三

科三科屬漢記言推而論之了無一實異哉補注傳微恐

按三科揭辯殊欠老成儻從可省也供頓可斷也竹材

可轉也然必如史事亦豈事理之常其上文既言所到

縣邑老幼相逢迎矣獨羨稷曾無父老盡童稚耶其有

導之使然屏視隱處者耶母乃縣令丞喻指里陌工為

媚者耶將二千石上計史館作新語相矜耀稍增飾之

也千載羨談一經撲破頓起人幾許疑端矣

郭伋後漢書本傳伋字細侯高祖父解武帝時以任決聞伋少有志行世祖建武九年徵拜潁川太守帝

勞之曰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而并蒙福也一

恩德及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

晉陽無竹因學紀聞史通云晉陽無竹事不可信閻若璩案唐晉陽童子寺有竹日報平安而羨稷

乃在今汾州府也按為竹報平安則難植可知晉陽

大夏不多得史記大宛傳張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

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

又魏志注語林曰匈奴遣使人一無字來朝太祖令崔琰在

座而已握刀侍立既而使人問匈奴使者曰曹公何如對

曰曹公美則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乃追殺使

所將教止文尤
唐曰唐也

史通通釋卷三 昭感

外

者云云二字亦贊一本

難曰昔孟陽卧一作坐床詐稱齊后紀信乘纛矯號漢王或

主遘屯蒙或朝羅兵革故權以取濟事非獲已如崔琰本

無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稱人君皆慎其舉措况

魏武經綸霸業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君處臣位將何

以使萬國具瞻百寮僉矚也又漢代之於匈奴其為綏撫

勤矣雖復賂以金帛結以親姻猶恐一脫虺毒不悛狼心

易擾如輒殺其使者不顯罪名復何以懷四夷於外蕃建

五利於中國且曹公必以所為過失懼招物議故誅彼行

人將以杜茲謗口而言同綸綽聲遍寰區欲蓋而彰止益

其辱雖愚暗之主猶所不為况英略之君豈其若是夫芻

蕘鄙說問巷調舊作調或作潤並非言凡一作諸如此書通無擊難而

裴引語林斯事編入魏史注中持彼虛詞亂茲實錄蓋曹

公多詐好立詭謀流俗相欺遂為此說蓋曹公十七字一本綴注

節末細按之定是正文應置於此故特申摘撫辯其疑誤者焉

按裴注固饒博趣史通雅惡譎辭故往往排之而此條

通節責裴至末結罪老瞞正名詐詭可云廷尉當是也

第嫌具瞻綸綽等句施非其分又檢魏志注不見此段

史通卷之三 暗惑

上

外

妹不可曉

崔琰

魏志本傳琰字季珪清河人為東西曹掾屬遷中尉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

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按語林事亦見世說容止篇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

林頭云云匈奴使曰林頭捉刀人乃英雄也

孟陽卧林

左莊八齊侯田于貝邱墜車反徒人費遇賊於門先入伏公而出闕死于門中遂入殺孟

陽于林曰非君也不類

紀信乘纛

項羽本紀漢王食之夜出女子榮陽東門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左纛曰漢王

降楚皆呼萬歲漢王與數十騎從西門出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

又魏世諸小書

一作事

皆云文鴛侍講殿瓦皆飛云云

二字費○

此事列晉陽秋之前亦指曹魏時

難曰案漢書云項王叱咤懼伏千人然則呼聲之極大者

不過使人披靡而已尋文鴛武勇遠慙項籍况侍君側固

當屏氣徐言安能

使字

檐瓦皆飛有踰

舊作

武安鳴鼓且

瓦既飄墮則人必震驚而魏帝與其羣臣焉得歸然無害

也

按形容語與積甲山齊同類而侍講瓦飛語尤過當故

彼為解詞此為詰詞

文鴛

按文鴛有二一在魏高貴鄉公時即文欽子一在西晉末遼西鮮卑段務勿塵子匹磾弟也文乃指

魏時者通鑑高貴正元二年驚夜襲司馬師營甘露三年降於司馬昭晉書景紀驚勇冠三軍景帝目有瘤割之驚來攻驚而目出即其人也小書侍講事無考

武安鳴鼓史記廉蘭傳秦伐韓軍於闕與王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秦軍軍武安西鼓噪
勒兵武安屋瓦盡振

又晉陽秋曰胡質為荊州刺史子威自京都一作師省之見

父史有停厯中三字文當摘一停字乃成句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疋為路糧

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

難曰古人謂方牧為二千石者以其祿有二千石故名

以定體貴實甚焉設使廉如伯夷介若黔敖恐當作婁苟居此

職終不患於貧餒餒或作餒者如胡威之別其父也一鱣之財

猶且發問則千石之俸其費安施料以牙籌推以食一作借

箸察其厚薄知不然矣或曰觀諸史所載茲流非一原注如張

堪為蜀郡乘折轅車吳隱之為廣川貨犬待客並其類也○張堪薦作張湛貨犬或作貨米並誤必以多

為證則足可無疑然人自有身安弊古通緼口甘麗糲而

多藏鏹帛無所散用者故公孫弘位至三公而卧布被食

脫粟飯汲黯所謂齊人多詐者是也安知胡威之徒其餘

亦皆如此而史臣不詳厥理直謂清白當然一脫當繆矣然二字

哉

此詩字日當作

按流傳清節刻用深文過矣然不怪其父而疵其子人情王道推隱入微楚直證羊齊廉咽李聖賢不與正見氣象光明。仲長統論損益曰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今反謂薄屋者為高藿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心又開虛偽之門又張敞飭長吏奏曰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而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其言與此段相發故引申錄之

胡質

并威晉良吏傳胡威字伯武父質以忠清著稱仕

為荊州也魏至征東將軍荊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

帝語平生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

介若黔敖

檀弓齊大飢黔敖為食於路有餓者質質然

至於斯也按介當屬餓者文似誤恐當作黔婁法言重

黎篇或問賢曰顏淵黔婁皇甫高士傳黔婁死妻以康

為謚曾子曰先生食不充膚衣不蓋形何樂而為康妻

曰昔君嘗賜粟三千鍾先生辭不受甘天下之淡味求

仁而得仁謚為康不亦宜乎亦見列女傳

史載非一原注引張吳二事按後漢張堪傳堪在蜀公

其負素令助厨帳使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

暗惑

外

辨

布被脫粟

漢公孫弘傳汲黯曰弘位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又弘身食一肉脫粟飯西京

雜記弘故人高賀告人曰公孫內服貂蟬外衣麻桌內

對五鼎外膳一肴云何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

聞之歎曰寧逢

惡賓勿逢故人

又新晉書阮籍傳曰籍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亦作對者

求止籍留與決史有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

及史有將字 葬食一蒸純飲二斗酒一本酒字然後臨穴史作

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復吐血數斗史亦毀瘠骨立殆致

滅性

難曰夫人才雖下愚識雖不肖始亡天屬必致其哀但有

舊誤直經未幾悲荒遽輟如謂本無戚容則未之有也况

嗣宗當聖善將歿閔凶所鍾合門惶恐舉族悲咤居里巷

者猶停舂相一作之音在鄰伍者尚申匍匐之救而為其

子者方對局求決舉杯酣暢但當此際曾無感惻則心同

木石志如梟獍者安有既臨泉穴始知推慟者乎求諸人

情事必不爾又孝子之喪親也朝夕孺慕鹽酪不嘗斯可

至於癯瘠矣如甘旨在念則筋肉內寬醉飽自得一作則

飢膚外博况乎溺情純酒不改平素雖復時一嘔慟豈能

崇毀骨立乎已上兩駁理解蓋彼阮生者不脩名教居喪

過失而說者遂言其無禮如彼又舊譌以其志操本一作

異才識甚高而談者遂言其至性如此惟毀及譽皆無取

焉

按無禮如彼至性如此猖狂生慙正復躍見楮墨間愚

意劉生此段宜為訓俗撫言不須作箴史博議

阮籍見史官建置篇又本傳殆致滅性之下云裴楷往

曰籍既不哭君何為禮楷曰阮籍方外之士我俗

中之人時人歎為兩得愚謂此一段語乖誕尤甚

又新晉書王祥傳曰祥漢末遭亂扶母携弟覽避地廬一作

廬誤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徐州刺史呂虔

檄為別駕年垂耳順覽勸之乃應召于時寇賊充斥祥率

勵兵士頻討破之時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年八十

五太始五年薨補按魏志呂虔傳注祥始仕年過五十

難曰祥為徐州別駕寇盜充斥固是漢建安中獻帝第徐

州未清時事耳子元黏看在此有魏受命凡四十一作三

五年自丕至陳留王全魏之數也上去徐州寇賊充斥下

至晉太始武帝五年當六十年已上矣祥於建安中年垂

史記通鑑卷三 暗惑

六

外

耳順更加六十一字多載至晉太始五年薨則當年一百二十歲矣而史云年八十五薨者何也如必以終時實年八十五則為徐州別駕止可年年字一在五六下二十五六矣又云其未從官已前隱居三十餘載者但其初被檄時止年二十五六自此而往安得復有三十餘年乎必謂祥為別駕在建安後則徐州清晏易代頌仍么麼竊發固亦時有史不悉載耳胡可臆泥何得云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乎求其前後無一符會也

按祥應徐州檄時年垂耳順以太始五年年八十五計之則與建安兵事無預矣傳有從討母止儉之文正是淮徐用兵之事而事在累官光祿勳後則其先所謂別駕勵兵者又非欽儉等也本條疑根只在徐州寇盜四字愚謂此四字活看為得。篇多顯固之言然所發覆非無理即不情功在懲戲逞偽而貌取之失子羽矣

王祥晉書本傳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繼母朱氏不慈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敬母嘗欲生魚冰凍忽解

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災此與雀數十入其幙鄉里稱為孝感焉漢十小遭亂云云

沂徐寇賊建安初年則有口布素術之亂是在魏之初起至高貴鄉公時則有母止儉文欽諸葛誕

等據淮陽檄討司馬氏事定在魏之末造按祥傳為徐州別駕在呂素等事後從討母止儉是為司隸校尉時

非為別補按慶傳守徐在如魏文明間任別駕時祥有討定利城賊也乎徐寇當謂此

凡所駁難具列如右蓋精五經者討羣儒之別義練三史者徵諸子之異聞加以探蹟索隱然後辨其紕繆如向之諸史所載則不然何者其叙事也唯記一途直論一理而矛楯自顯表裏相乖非復牴牾直成狂惑者爾尋茲失所起良由作者情多忽略識惟愚滯或採彼流言不加銓詮擇或傳諸繆說即從編次用使真偽混淆是非參錯蓋語曰君子可欺不可罔至如邪說害正虛詞損實小人以為信爾君子知其不然又無語曰信書不如無書蓋為

此也夫書彼竹帛事非容口勿凡為國史可不慎諸

按此為篇尾即是全書結尾書中每以狂惑愚滯邪說

小人等字輕易加人子之罪過○採彼流言數句乃史通全部通指凡所為糾前以失者皆以嚴後式也吹求病或過正而銓次犁然就班合條成章合章成卷通部一貫豈苟作者○惟史與經相為對待談經之書日益充棟衡史之部邈焉孤行其為結體嚴重寧詎說家等夷涪翁老眼乃與雕龍並稱所由沒其實者蓋已久矣

忤時 第十二

孝和皇帝時

中宗初

韋武弄一作穉母媪

媪一作

預政士有附麗

之者起家而館朱紫予以無心以傳會取擯當時

原注一為中允四載

不

會天子還京師朝廷願從也曰眾予求番次在大駕後發

日

此二句後字錯置當云予因古本有求番次在後大駕發日因字

逗留不去守司東

都杜門却掃凡經三載釋

上迷一忤時緣起

或有譖予躬為史臣不

書國事而取樂工園私自著述者由是驛召至京令專執

史筆于時小人道長綱紀日壞仕於其間忽忽不樂遂與

監脩國史蕭至忠等諸官書求退曰釋

滿肚不合時宜其在簡蕭一續本篇

之竹只欲錄存此續編入部尾耳已上當作小序觀

僕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傳之言尤所耽悅尋夫左

史右史是曰春秋尚書素王素臣斯稱微婉志晦兩京三

國班謝陳習闡其暮中朝江左王陸干孫紀其歷劉石僭

號方策委於和苞張未詳宋齊應錄博史歸於蕭沈亦有汲

冢古篆禹穴殘編孟堅所亡葛洪刊其雜記休文所缺荀

當作綽裁其拾遺凡此諸家其流蓋廣莫不蹟一作彼泉

諱淵數尋其枝葉原始要終備知之矣釋

續首自述性耽史學搜覽靡遺

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於論才范曄為書盛言矜其贊體

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哲者焉釋次明素志本然自策名

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此

當與正史篇撰唐書八十卷重脩則天實錄三十卷參互活看貽彼後後一脫來者何哉釋

轉到遜避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釋提五不可是何

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正明子長晉齊之董

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眾功方云絕

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

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衡蔡邕二子糾之於當代傳

玄范睦兩家嗤之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

以為荀素家自稱為政駿謂劉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

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頭或作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

一也釋第一不可謂古史成於一手近世例前漢郡國計

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

臺由是史官所脩載事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官編

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關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

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談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

尼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况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

其不可二也釋第二不可謂史館聚書漢懸公令昔董狐

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

局皆通籍禁門深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社彼

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

無聞齟同齟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

具知筆未栖毫而措紳咸誦夫孫盛實錄一作紀實取嫉權門

王劭一作王韶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

也釋第三不可謂古時良史秉直公朝近古者刊定一史

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

遠為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

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時得失之列良

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脩楊

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

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其不可四也釋第四不可謂

非進退得自主張近則例設竊一作切以史置監脩雖古無

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

編年一作創立紀則年有斷限草傳叙事則事有豐約或

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勞

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惰須等某表一為表某篇付之此職某

傳某志一作某紀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

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

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

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釋第五不可從上條來既設監局

廢職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

議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釋略一束勒比者伏見明公每汲

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

序已淹何時輟手切竊一作以網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

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

不能者止所以比者布懷知己舊作羣公屢辭載筆

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責一作者正為此爾釋針對課督之詞

正旨已抑又有所未諭古通聊復一二言之比奉高命令

隸名脩史而其職非一如張尚書崔岑二吏部鄭太常等

既迫以吏道不可拘之史任以僕曹務多閑勒令專知下

筆夫以惟寤惟冥乃使記事記言苟如其例則柳常侍劉

祕監徐禮部等並一脫並字門可張羅府無堆案何事置

之度外而使各無羈束乎釋自此以下將言專寄責成必

謂諸賢載削非其所長以僕鎔鎔鉸鉸故推為首最就如

斯理亦有其說釋轉入何者僕少小從仕早躡通班當皇

上初臨萬邦未親庶務而以守茲介直不附姦回遂使官

若土牛棄同芻狗逮鑿輿西幸百寮畢從自惟官曹務簡

求以留後居臺常謂朝廷不知國家於我已矣釋就本身

閒散一跌即指番次豈謂一旦忽承恩旨州司臨門使者

結轍既而驅駟馬入函關排千門謁天子引賈生於宣室

雖歎其才召季布於河東反增其媿釋即前所云驛召至

是日前明公既位居端揆本音望重台衡飛沈屬其顧盼

一作榮辱由其俛仰曾不上祈宸極申之以寵光僉議措

紳縻我以好爵其相見也直云史筆闕書為日已久石渠

掃第思子為勞今之仰追唯此而已釋此節剖明責有專

抑明公足下獨不聞劉炫蜀王之說乎昔劉炫仕隋為蜀

王侍讀尚書牛弘嘗問之曰君王遇子其禮如何曰相期

高於周孔見待下於奴僕弘不悟其言請聞其義炫曰吾

王每有所疑必先見訪是相期高於周孔酒食左右皆饗

而我餘瀝不霑是見待下於奴僕也僕亦竊不自揆輕一作

輒敢方於鄙宗劉炫同姓故云何者求史才則千里降追語宦途

則十年不進意者得非相期高於班馬見待下於兵卒乎

釋援古為况又人之品藻貴識其性明公視僕於名利何

如我當其坐嘯洛城非隱非吏惟以守愚自得寧以充詘
 櫻心但今者僣勉從事寧拘就役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
 加其禮求諸隗始其義安施儻使士有澹雅若嚴君平清
 廉如段干木與僕易地而處亦將彈鋏告勞積薪為恨况
 僕未能免俗能不藉讀如芥於心者乎釋此節又拓開上
 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
 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詳此二句非不草
 彈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已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
 書請避賢路唯明公足下哀而許之釋牘尾結

至忠得書大慙無以酬答又惜其才不許解史任而宗楚
 客崔湜鄭愔等皆惡聞其短共讎嫉之俄而蕭宗等相次
 伏誅然後獲免於難釋此是書後體其文則配應篇

按篇名忤時其實只是與蕭至忠等一通簡劄也其前
 作小序用其後作附跋用不必連屬○全劄所主只在
 五不可五層遞下其本指更在後二不可蓋緊對監領
 非人多作鄙夷負氣語故號其篇曰忤時也○忤時與
 自叙相表裏自叙主衡史忤時主職史衡史本於識定
 識定故論定史通作而識寓焉職史期於道行道行故

直行史通成而道存焉是二篇者函古砥今屹然分峙

為內外篇之殿器鑿風稜不規不隨

天子還京武后紀光宅元年廢嗣聖皇帝為廬陵王遷于房州改東都為神州拜洛受圖聖歷元年

召廬陵王於房州長安五年皇帝復于位按其時臨朝復辟並在東都也中宗紀神龍二年十月至自東都賜

行從官勛一轉按是為中宗還京師也

蕭至忠唐書本傳至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韋后黨

逆至忠遁入南山捕誅之至忠外方直而內無守因武

三思得中丞附安樂主為宰相舊書代韋巨源為侍中仍依舊脩史按巨源傳云至忠仍舊

監修國史則此云脩史即謂監脩也

素王素臣家語齊太史子及董子對策賈鄭序論又杜氏

乎又見莊子及董子對策賈鄭序論又杜氏

左傳序說者謂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正明為

素臣答曰異乎余所聞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

欺天而云仲尼素王

正明素臣非通論也

葛洪雜記晉書本傳洪著述不輟抄五經史漢

百家之言力校雜事三百一十卷

荀綽拾遺按隋經籍志宋拾遺十卷梁少府謝綽撰

書事篇亦云謝拾遺此處作荀綽誤

東觀羣儒詳漢書家及正史篇

伯度譏其不實淵鑑古文本注杜伯度漢末人名操按

即杜度也庚肩吾書品杜度濫觴于草

書取奇于漢帝品在上之中然頗疑與譏漢紀無涉及

考常璩華陽士女志李法字伯度桓帝時為侍中數表

官官太盛樹房太重史官記事無實錄之才虛相褒述

必為後策乃知此處伯度是李非杜也注書不可率意

此如

公理以為可焚後漢仲長統傳統字公理博涉書記每論名昌言凡三十四篇又作詩見志曰百家雜碎請用從火

史局通籍禁門見辦職篇

王劭見讎困學紀聞文粹云王劭直書見讐貴族宋王

蘇子華皆貴韶之懼為所陷深附結徐傳等當從文粹按舊唐書亦作王韶然觀史通於叙事曲筆等篇及雜說中北齊隋史等節累累言王劭直書犯時忌從本

文作劭亦合集內評家歷詆王劭正緣不悟此旨耳

楊令公唐書楊再思傳再思為人佞而智張昌宗為陛下武后問昌宗於國有功乎再思言昌宗為陛下

治丹餌而愈此為有功戴令言賦兩脚狐譏之中宗立拜中書令監脩國史

宗尚書唐書宗楚客傳楚客字對教武后從姊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韋后安樂公主親信之與紀處

訥為黨世號宗紀韋氏敗誅楚客冒於權利嘗諷陳延舊陳符命以媚帝曰陛下承母禪周唐一統知幾本傳

楚客亦領監脩

張尚書唐書張文瓘傳弟子錫久視初為宰相請還廬陵王不為張易之所右流循州龍朔中累遷工

部尚書兼脩國史

崔岑二吏部唐書崔仁師傳其孫澁字澄瀾少以文詞稱附託昭容上官氏數與宣淫於外俄檢

校吏部侍郎後賜死澁待毒詭險進趣不已至於敗又岑文本傳其孫羲字伯華中宗時遷祕書少監進吏

部時崔澁鄭愔等分掌選皆以賄聞獨羲勁廉為時議嘉仰但不能抑退坐豫太平公主謀誅

鄭太常無傳即後所云鄭愔新舊書皆

惟寤惟寔揚雄解嘲惟寤惟寔守德之宅

惟寤惟寔惟寤惟寔守德之宅

柳常侍劉祕監徐禮部

柳常侍北平補注以柳芳當之而劉徐無注按芳官非常侍生

亦少後同時有柳澤者疏諫科封官拜監察御史進殿

亦未舉其名不必彊求其人以實之

鎗鎗鉸鉸

恐即鐵中錚錚庸中

引賈生

漢書賈誼傳誼為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

本誼道所召然夜半文帝前席曰吾

召季布

史記本傳季布為河東守人有言其賢者孝文

見罷布因進曰陛下無故召臣一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

今去去人必有以毀臣者陛下以一人譽而召臣一人

彈缺積薪

彈缺見戰國齊策史記汲黯傳黯列為九

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

刻鵠

本見馬援傳然此處語意乃以積功未究為言王

史通通釋卷二十

孫元揆庚三校刊

玄上書譏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
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今羣
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杞推椀脫之諺又
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功殿明賞罰后嘉其直
不能用也時吏橫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子
元悼士無良而甘於禍作思慎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
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盡矣子玄與徐堅元
行冲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
兼脩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

天子西還子玄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
著述驛召至京領史事遷祕書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
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脩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
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因為

至忠言五不可

此書全具忤時篇
內傳節採今不錄

至忠得書悵惜不許楚

客等惡其言詆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置吾何地始
子玄脩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為見
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

原書五十二
篇內篇卷尾

有譏許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

此下

傳又節採自叙之文全錄子玄內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

文亦見本集今亦不錄按正史篇云長安中余與正諫大夫朱敬則司封郎

吳兢中徐堅左拾遺吳兢奉詔撰唐書八十卷神龍元年

又與堅兢等同脩則天實錄三十卷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

卷據此國史本皆同撰傳言無據上推漢為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

囂曾孫居巢侯般不承元王按據明審議者高其博嘗曰

吾若得封必以居巢紹司徒舊邑後果封居巢縣子鄉人

以其兄弟六人當作子謂兄弟及六子也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曰

居巢累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皇太子將釋奠國

學有司具儀從臣著衣冠乘馬子玄議古大夫以上皆乘

車以馬為駢服魏晉後以牛駕車江左尚書郎輒輕乘馬

則御史劾治顏延年罷官乘馬出入閭里世稱放誕此則

乘馬宜從褻服之明驗今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士庶親迎

則盛服冠履乘輅車他事無車故貴賤通乘馬比法駕所

幸侍臣皆馬上朝服且冠履惟可配車故博帶褻衣革履

高冠是車中服鞮而鐙跣而鞍句意承高冠說下當云冕

義不可通蓋仍非唯不師於古亦自取驚流俗馬逸人顛

受嗤行路按此議全文具於舊書今錄之云子元進議曰

已降迄乎隋代朝士又駕牛車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

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案江左官
 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為御史所彈又顏延之罷官後
 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載可探朝
 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自皇家
 撫運沿革隨時至於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則盛服冠履乘
 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
 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鑿與
 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而乘馬夫冠履而出只
 可配車而行今乘車既定恐當作傳而冠履不易可謂唯
 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褻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
 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轆而升鐙跌當作冕以乘鞍
 非唯不師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可且長
 裾廣袖襜如翼如鳴珮有驚逸人從顛隊遂使屬車之內
 出入於旌榮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隊遂使屬車之內
 遺履不收清道之旁絰驂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
 今議者皆云秘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危冠乘馬者近
 代故事不可謂無臣案此圖是後人所為非當時所撰且
 觀代間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疏而

兵士有著芒屨者闔立本畫明君入甸奴而婦人有著帷
 帽者夫芒屨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惟帽創於隋代非漢
 官所作豈可假此二畫以為故實者乎由斯而言則梁氏
 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因俗禮貴緣情殷輅周冕規
 模不一秦冠漢佩用捨無常况我國家道軼百王功高萬
 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乘馬衣冠竊謂宜從省發臣懷此
 異議其來日久日不暇給未及推揚今屬殿下親從齒胃
 將臨國學凡有衣冠乘馬皆憚此行輒進狂言用申鄙見
 太子從之因著為定令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嘗議孝經
 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為正易
 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
 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
 請諸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會子貺為太樂令抵

罪子玄請於執政玄宗怒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子玄
 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嘗
 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
 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
 無學猶巧匠無榱桷斧斤弗能成室舊書有猶須好是正
直句宜留猶須二字
 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者時以為篤論
 子玄善持論辯據明銳視諸儒皆出其下朝有論著輒豫
 歿後帝詔河南脫府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工部尚
 書謚曰文六子貺餽彙秩迥迴按六子之序與舊書
同後迴附傳越次

貺字惠卿好學多通子玄卒後擢起居郎歷右拾遺內供
 奉獻續說苑十篇以廣漢劉向所遺而刊落怪妄貺嘗以
 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謚後人追脩非當時正史如
 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師春一篇錄卜筮事
 與左氏合知案春秋經傳而為也因著外傳云舊書云六
經外傳三
十七卷 子滋泱滋字公茂通經術喜持論以陰歷連水令楊
 綰薦材堪諫官累授左補闕久之去養親東都河南尹李
 廙奏補功曹母服除以司勳員外郎知南選時大盜後旱
 蝗相仍吏不能詣京師故命滋至洪州調補以振職聞貞

元二年擢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相無所設
 施廉抑畏慎而已卒謚曰貞決亦有學稱生子敦儒家東
 都母病狂易非笞掠人不能安左右皆亡去敦儒自侍疾
 體常流血乃能下食敦儒怡然不為痛隱留守韋夏卿表
 其行詔標闕于閣元和中權德輿復薦之乃授左龍武軍
 兵曹參軍分司東都在母喪毀瘠幾死時謂劉孝子後為
 起居郎達禮好古有祖風云稍節。舊書。既明天文律歷
 音樂醫筭之術所著又有太
 樂令辭記三卷真人肘後方三卷天官舊事一卷滋舊書
 自有傳敦儒在忠義傳獎語有曰生於儒門稟此至性王
 祥篤行起孝敬而不移曾
 參養志積歲年而罔怠

餗字鼎卿天寶初歷集賢院舊書學士兼知史館終右補

闕父子三人更泣史官著史例頗有法舊書史例三卷又

題解一卷李肇國史補序餗集小說涉南北朝至開元
 為傳記又國朝舊事四十卷書錄解題隋唐嘉話一卷

彙新舊書傳左散騎常侍終荆南節度使子贊以陰仕為

鄠丞杜鴻漸自劍南還過鄠厨驛豐給楊炎薦彙當作名

儒子當有擢浙西觀察判官炎入相進歙州刺史政幹彊

濟野媪將為虎噬幼女呼號搏虎俱免觀察史韓滉表贊

治有異行加金紫徙常州滉輔政分所統為三道以贊為

宣州刺史都團練觀察使治宣十年贊以剛猛立威官吏

重足一迹宣富饒斂奉結恩不能訓子素業衰矣卒贈吏

部尚書諡曰敏稍節。舊書彙有集三卷贊自有傳

迴傳亦不以剛直稱第進士歷殿中侍御史佐江淮轉運

使時新更安史亂迴饋運財賦力于職大歷初為吉州刺

史治行尤異累遷給事中舊書有集五卷按迴附傳當居末此似越次

秩字祚卿開元末歷左監門衛錄事參軍事稍遷憲部員

外郎坐小累下除隴西司馬安祿山反哥舒翰守潼關楊

國忠欲奪其兵秩上言翰兵天下成敗所繫不可忽房瑄

見其書以比劉更生至德初遷給事中久之出為閬州刺

史貶撫州長史卒所著政典舊書云三十五卷止戈記舊書云七卷至

德新議舊書云十二卷等凡數十篇舊書又有指要三卷又舊書志有論喪紀制度論私鑄錢

改制國學等事東坡志林世之言兵者咸取通典通典雖杜祐所集然其源出於劉秩

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事嘗寢疾房瑄聞憂不寐曰

捷卿有不諱天理欺矣新書多自撰句法似此句殊不成語陳郡殷寅名知

人見迅歎曰今黃州度也劉晏每聞其論曰皇王之道盡

矣上元中避地安康當作慶卒迅續詩書春秋禮樂五說書

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云新書志六說五卷在

經解類李邕鄆書目劉迅作六說以標六經作書之誼而著其目惟易闕而不叙李義山集始僕得劉氏六說讀之

其語曰是非繫於褒貶不繫於賞罰禮樂繫於有道不繫於有司常密記之李華三賢論論劉沓虛略曰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在京嘗疾太尉房公時臨扶風聞之曰挺卿日若不起無復有神道殷直清有識尚恨言理少對常想見其面後避地逝於安慶而王氏香祖筆記謂沓虛惜不概見於後世止傳五言詩十四篇新舊唐書皆不為立傳其字挺卿今亦無知者又言予觀獨孤及三賢論歎沓虛之長不止於詩按李華論見文苑英華所指即迅耳沓虛必其別字挺卿則文苑有注唐書作捷卿直清乃寅字無疑也何云無傳三賢論自稱題對選荆華字也又何云獨孤即又按徐倬全唐詩錄載劉沓虛江東人為夏縣令與賀知章包融張旭號吳中四士此又不知何本豈別一人耶然所錄詩五言十四篇即王所云也豈唐書迅傳闕書為夏縣令及嘗遊吳中語耶抑詩錄所稱江東人或因賀包張三士而臆揣其地也是并三賢論亦未見無論印及本傳矣名輩如王徐著書若此信乎讀書證古能得其通者世難其學也

新唐書知幾與徐堅等六人同傳史臣總論曰唐興史官秉筆衆矣知幾以來三訶古人詳此是訶古一語非專謂劉自執者偏據胸中有物先入詆譏四起焉愚則謂必知知幾之人者乃可與知史通之書愚始時閱其書怪其言自遷固而下無完史其謫之太過至或失之褊以削或失之泥以膠意其人果談史之申韓者邪其春夏之氣少秋冬之氣多者邪及讀其本傳詳其世履不但身席清通而六子齊著聲實大官榮名達於孫曾猶未衰止又疑天之施澤於劉氏何其深厚而加長如

此也自通釋其書且數過乃始寤其為人也雖口不談

道而實種道學之胚胎觀採撰載文等篇力故其為言

也雖貌似拂經而實操經物之繩繆覲疑古惑經等篇寄憤篡奪叛逆可

見蓋其根性壹至畫而不過其坊畫於坊者取於物也

必約約必受之以豐秋冬之為嚴斂也春夏之以長茂

也劉氏之澤深厚而加長固其符也訶人以為悅而能

享是我愚故曰知知幾之人者可與知史通之書也三

山傖父起龍書後

史通通釋終



